

口碑载道，贵在走心

——胡炎小小说简论

◎杨晓敏(河南郑州)

认识胡炎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，那时二十多岁的胡炎已是小小说队伍的新锐作家了。胡炎的小小说，以其沉稳干练的文字表现力见长，把寓教于文的创作理念融入朴素的叙事中，深入浅出地诠释生活哲理和真知灼见。

《德富老汉的最后结局》是他的早期代表作，主人公德富老汉日渐衰老，不免设想人生如何收官：“一种是寿终正寝；一种是正在田里做活便蓦地倒下，永远融入泥土，和先辈们一块扎根在故土，看世代沧海桑田，看自己的后辈们犁地；还有一种最美丽的结局，和他的老牛一块静静地老去，相拥辞世，永不分离，为那边的列祖列宗们顺带牵去一头有情有义的牛，该是多美的事！”一个与土地结缘的老农民，设想的人生结局温馨而祥和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老牛以它的温顺、沉默和辛勤耕作，给德富老汉带来了极大的安慰，这一切归功于德富老汉当初对老牛的驯服，先是鞭打压制其烈性，而后又倍加呵护，一头牛从此变得听从使唤。可是这一天老牛突然不听使唤了，“就在德富老汉的鞭子抽在老牛脸上的时候，老牛猛地转头一冲，将德富老汉顶在了地上，然

后老牛前腿跪在德富老汉的腹部，用尖硬的犄角挑开了德富老汉的喉咙。”

暮年老汉的最后一鞭，或许是不堪的生活之重；垂老的“牛性”逆袭，或许同样是久蓄的报复之源。人与牛与生俱来的征服与奴役的关系，那种皮鞭之下的配合与顺从，是否存在本质上不可调和的错位？从立意的深刻性来说，彰显出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独到的发现和认知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这篇作品的主旨依然是个见仁见智的讨论话题。德富老汉一辈子驭牛，春耕秋种，最终被牛用犄角挑断咽喉，惨死在田野的结局，和太多人与家畜相依为命的故事大相径庭，让关于人性与牛性以及对于宿命的话题有了新的异议。

作者讲述的题旨，一半在情节中，另一半在现实内。作品从一开始极尽描述秋日祥和景色，借此烘托人物的愉悦舒心，是在为人物最后的悲剧命运所形成的反差做铺垫，让读者在视觉和心理上产生强烈的震撼。将老牛拟人化处理，意在阐述人与动物同等的尊严，主题倾向于人的专断与牛产生的不平等依附，牛由此滋生的隐忍与报复，细思犹怜。作品意在笔先，力透纸背，极具现实意义。

戏曲是中华国粹，梨园舞台，生旦净丑，戏里戏外，舞台上下，唱不尽的酸甜苦辣，说不完的人生悲欢。《花旦》的“角儿”在除夕夜奉领导之命为客人唱戏，陪客人喝酒。舞台很小，

酒席很近，再唱一段可以，敬领导一杯可以，碰一杯还行，交杯酒不喝，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不会唱，那是自己对生活划的红线。一位艺高品优的花旦形象赫然而立，也透露着艺人舞台光鲜之下的背面。结尾花旦与年轻的当红新秀是两种人生选择的巧妙对比：新来的戏校生会说话又年轻漂亮，很快在领导那里走红，辞职单干的花旦在野外的土戏台上一样唱得声情并茂、字正腔圆。作家的褒贬爱憎，不着一字，清晰可鉴。

《第四棵梧桐树》用倒叙的手法，讲述了一位老人深情怀念亡妻的故事。故事以老妻矫正与治疗老汉的早期老年痴呆症拉开帷幔设置情节，如盘核桃练手、罚站立练腿、唱歌练发声等，在这一来一往的对话中，妻子透出的几分严厉中犹见温情，老汉的怯弱中透着几许包容，人物性格悄然显影出独有的特征。这几个情节像一个个完整场景，定格在读者脑海里，虽然没有详细追忆与子偕老的诸般滋味，却可以想象出他们曾经相濡以沫的一生。

主人公的目的地是第四棵梧桐树下，此情此景，令老汉“心头蓦地一热，僵滞的大脑瞬间被记忆激活”。因为这里曾是他们年轻时初恋的约会地点。如今逝者已矣，老汉再次想起那句“好好活着，别让我担心”的嘱咐，想起老妻为他康复身体的良苦用心，愈加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。这种逆时序的表现方法，足见作者对小小



说文体聚焦优势的谙熟，凭借故事结构的精巧布局，把艺术的击打力放在最后，体现出独辟蹊径的艺术匠心。

小小说也是一种形式的艺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作品形式也是主题内容的有机部分。形式之美，则需要作者苦心孤诣的探索，才能真正体味到它的魅力所在。那种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，会给人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快感，也会让作者对于开发自身创造力变得自信。

胡炎曾在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发表随笔《小小说与广场文化》，他认为，小小说是大众文化、平民艺术。的确，胡炎的小小说贴近百姓生活，语言沉稳老到，人物质朴鲜活，一种本真的神韵溢满纸上。他力求自己稿纸上的一字一行凸显平民百姓的足迹，普通人群的心声和触手可感的有烟火味儿的生活，具备坚实纯粹的民间质地。作品里的故事如在身边，思之又可增智受益。以千字文章，抒发人间真情！



鳖糊子

◎侯国平(河南平顶山)

老家正阳有一种吃食，叫“鳖糊子”，其实就是一种面条，类似烩面，但没有烩面那么复杂和精细，几乎家家都会做。小时候，中午放学回家，母亲也刚从街道的缝纫组做工回来，就说，晌午吃啥哩？吃鳖糊子吧。于是母亲就动手和面、擀面、切面，看上去不费什么劲儿，不一会儿工夫就做好了。面条比平日里的宽，也厚，有时还炒点黄豆芽或者葫芦之类的菜，混在锅里。水开了，面条顾不上醒就下到了锅里。面条熟了，汤是糊状的，没有烩面那样清汤利水，也没有多少油水。但这就是一顿美食了，用母亲的话说，连汤带馍都在碗里，啥都有了。

这样的宽厚面条，带着劳作的辛苦，弥漫着淮河儿女的烟火气息，以朴实无华的面貌，呈现在正阳大地的村里街巷。那是儿时最香甜的记忆。它为什么叫鳖糊子呢？我说不明白。是不是这三个字呢？也说不清楚。以物揣义，大约是有别于窄细面条，而汤又是糊状的，所以就叫鳖糊子吧。

离开家乡后，多年未吃到正阳的鳖糊子了。前年回乡，见到了老同学刘光明，他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，专卖鳖糊子。他知道这些年我常在报刊上写点豆腐块文章，所以就叫我作家。他说，想请我参谋参谋，

他想把鳖糊子申报省文化遗产，问我这事中不中。我一时无语了，这些年文化一直在忙着搭台，已经泛滥成灾，连阿猫阿狗都要抢个文化的帽子戴一戴。搬块砖头和个泥巴，喝口水，吃碗饭都要和文化搭一搭帮。举手投足，到处都是文化，无处不成文化。但文化多了，其实等于没有文化。但这些话又不能与老同学听，不能扫了别人的兴，他要弄，是他的自由。

于是，我就说鳖糊子申报文化遗产，第一，这事要在一定范围内有点影响；第二，要有一部分人来鼓捣，就像当年的京戏一样，有八旗子弟这样一批富贵闲人来参与，不停地叫好、捧场；第三，要有知识分子热心这事，无中生有，添枝加叶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，不断地鼓噪。这事就有点眉目。刘光明听后，深以为是，跃跃欲试。

在刘光明召集的同学会上，乘着酒兴，他说出了想把鳖糊子申报文化遗产的想法，并请坐在座的同学们集思广益，多多献策。大家拍手叫好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。

马长城说，鳖糊子是正阳乡亲千百年来不经意间留下的美食，是一张饮食文化名片。虽然貌不惊人，但朴实无华，就像一位婉约的村姑，别有风采，应该申报一下文化遗产。

秦小权说，鳖糊子是淮河儿女在饮食方面的智慧结晶，看似简单，却包

罗万象。宽厚面条，代表了正阳人民的宽厚与包容，不事张扬，彰显了正阳儿女的朴素和大气，值得点赞。

朱武正说，一碗鳖糊子，可以上席面，也能端场院。内容丰富，韭菜、葫芦各种时令蔬菜可以和鳖糊子搭配在一起，羊肉、猪肉也能熬汤下面。食材随意添加，简单又随意，省时又快捷，连汤带馍一碗端，真是一碗有滋味的大智慧。

陈保安说，鳖糊子背后的故事很传奇，可以增加一点传说。当年一股土匪闯进了一个农户家中，要吃要喝，土匪已经饿了三天，逼着农民烧火做饭。农家匆忙间就做了一锅宽厚的面条，放了韭菜、玉米菜。土匪们吃得干干净净，匆忙而去。后来，农家就把这碗宽厚面条叫鳖糊子。

刘光明要我也说两句，我说，把同学们的意见总结一下，就可以申报文化遗产了。另外，要举办一场鳖糊子厨艺大赛，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来。任何美食的产生都离不开口口相传，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环境。在生产力低下、粮食不充足的大环境下，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只能去繁就简，因地制宜，变换不同的样式，来满足生活的需求。

离开正阳多日，不知刘光明为鳖糊子申报文化遗产的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。我只能默默地为他祝福，为这碗粗犷、朴实的家乡美食祝福。

